

# 红叶情结

冯晓

想起那次砍柴经历，唯一有点遗憾的是有一个女知青在去老乡家讨水喝时，被老乡家的狗给咬了一口，虽然不是很重，但也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中秋过后，地处大山深处的我们得到消息，“四人帮”被逮起来了，真是感到大快人心。队长就告诉村民，择日去后山收庄稼，一来庆祝“四人帮”倒台，二来杀两头羊给大家解解馋。这天早上天刚亮，我就和老乡们扛着农具、赶着毛驴，沿着一条崎岖坎坷的山路，向后山跋涉而去。经过一个上午的行程，中午时分到达后山。问过老乡，他们说有二十多里路。所谓的后山是与黄龙山脉的沟沟壑壑相连的一块处女地，除了一小块被开垦出来种植一些土豆和玉米外，其余的山沟里皆是各种树木、灌木、荆棘和野草，当然还有许多草药，但更多的是黄栌树。从山顶朝山坡上望去，满坡都是红红的颜色，像极了团团火焰。我的内心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原来红叶就是如此的景色啊！我悄悄摘下几枚红叶，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衣兜里。休息的时候，我和几个老乡去山沟里

摘连翘等药材。听老乡说，这山沟里经常有野猪、黄羊和麝出没，野鸡、野兔什么的就更多了，但是不好抓到，你循声追去，人还未到跟前，它们就跑掉了。傍晚时分，煮好的羊肉熟了，我们各自拿出干粮就着羊肉和汤吃得津津有味。晚上，因为屋子太小，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睡觉。次日，我们又顺着原路返回了村里。

再次见到红叶是在1987年的初夏，我去北京进修。在课余时间我问老师，北京的香山红叶是什么树木？老师说，香山的红叶树主要是黄栌树，这种树的叶片几乎是圆形的，边缘很光滑，平时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到了秋天，在落叶前的二十天里，却变成了鲜红色，漫山遍野，层林尽染，十分美丽。老师所说的景色不就是在深山中所见到的景色吗？一天午后，我和另一个学员相约去了香山。走近红叶树下，满树的圆形树叶甚是浓密，绿油油的，树木十分高大，足有四米多高，远不像山里的黄栌树那么矮小。我和同学沿着一条小径费力地攀爬到山顶，俯首望去，到处都是绿色的景色，十分养眼。同

学说：“要是深秋来，该是多好看的景致啊。”我说：“我们那里也有这样的景色。”他便说待有机会也去韩城看看。

看过韩城的香山红叶后，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思索中。那是一种安静的红、古典的美。仔细观察过红叶，总有一些红叶向下弯曲着，把那一抹艳红隐藏在包裹中，那该是一种内敛的红，给人以高雅和含蓄的美。正在飘落的红叶，给人以飘逸的美；落到地上的红叶，那又是回归的红，给人以感怀的美。无数棵高大的黄栌树，聚集了巍峨挺拔的红，给人以庄严神圣的美。那高高低低的红，错落有致的交融，才有了那漫山遍野的红，给人以大气磅礴的自然美。

凝视着手中的一枚红叶，仿佛握着一颗心——一枚富有生命的红叶。“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想起这首诗时，我便想到了爱情，红叶不正是爱情的象征吗？可是几十年前，当有人赠予我红叶时，我却没有领悟到其中的寓意和奥妙，以至于错过了一次爱情的机遇。红叶还有着更多的寓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索和领悟。我突然觉得：应该用一生的时间去感悟她，那清晰的叶脉，就如同我们的人生；珍惜每一次的机遇和相逢，在我看来都是一件幸事。（韩城矿业）

心香一瓣

# 秋天来了

徐晓林

被炙烤的大地  
终于苦尽甘来  
在黎明和日落的  
风里终于得以喘息  
一天天变冷的天  
像一个狂热少年  
丢掉躁动和野性的  
喧闹开始平静地思索

庄稼快要成熟了  
无数双黄土地的眼睛  
是这片高原上流动的星光  
那被汗水埋下的种子  
早已结出硕大的果实  
像一枚枚勋章  
把沉甸甸的喜悦  
挂满历经沧桑的肩膀

耕牛和野马正咀嚼着  
这个夏天最后的晚餐  
成群结队的白色风车  
沿着地平线奔跑  
云朵便是它们的远方  
蝉声撕破夜的静默  
在挂满星星的枝条上  
唱着秋天的歌谣

而月亮聆听着  
美丽的万家灯火  
河水载着大山的梦  
流向季节的远方  
叶子与花的故事  
被一层浓浓的雾所缠裹  
但辽阔的天空  
却成了它们奔跑的草原

那一片将要凋零的叶子  
藏着焦急不可耐的心跳  
那一刹那  
就像一颗熟透的苹果  
将要回归滋养它的土地

（榆木煤化工）

# 一方剪纸话温情

韩丽

下午饭后，女儿央求我和她一起剪纸，我答应了。前两天刚从网上买了两种难度的剪纸，一种是儿童的一次对折的简单动物图案，另一种是稍有些难度的四下对折的略微抽象点的图形。

孩子剪简单的，我剪另一种。我们低着头各自摆弄着剪刀，默默不出声。

不一会儿，小家伙嘟着嘴拿着手上剪得七歪八扭的图形找我诉苦来了，“妈妈，你看，我总是剪成这个样子。”我回头一看，一个小猴子被剪得凹凸不平，有的地方剪得深了些，有的地方又欠些火候剪了一小圈边。

我拿在手上细细地瞧着，找不出应该告诉她哪里不对。只是不够用心吗？好像还有些技巧上的问题。

我想了想，这一幕好熟悉啊！二十多年前，我也是曾经的那个小女儿，和妈妈坐在一起学剪纸。妈妈剪出来的都是浑圆的，几乎不深不浅；而我剪的，就像被啃过的一样，锯齿状的边缘，惨不忍睹。我觉得自己倒也用心，却和妈妈的水平差了一条银河！

当时灰心的我也问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妈妈是怎么回答的，我真的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不必心慌气躁，要顺着图形的样子慢慢来之类的话。我当时对那番话应该是一知半解的，因为之后好久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手残一样。至于后来什么时候变的，自己也不清楚。

我看了看女儿剪纸时的姿势发现：她总是在用剪刀的前半截大刀阔斧地开路，有时不留神就过火了；若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又会留下一些边沿。所以孩子左右不定，难以把握。

我拿着剪刀让她看示范，“妈妈用的是剪刀偏后一点的位置，这里钝一点，每次下去一点点，会有回转的余地，即便是拐弯或是转弯，都可以慢慢地应对。”

这番话也不知道会对她有多少启示，现在大概是过耳就忘。随着她逐渐地长大，慢慢地她会领悟，并且不知不觉地无师自通。就像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顺时而开，我们不要太过着急。当妈妈的，更像是一位引路人，此时唯有鼓励她，不要让她失掉了信心。

看着那些有些笨拙的小图案，我默默地把它们收好。尽管如此，依旧是孩子成长的点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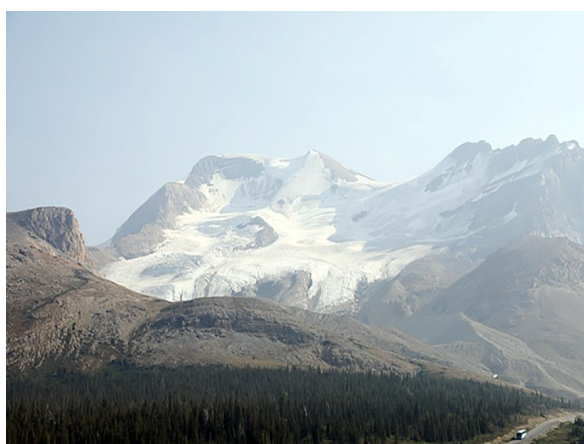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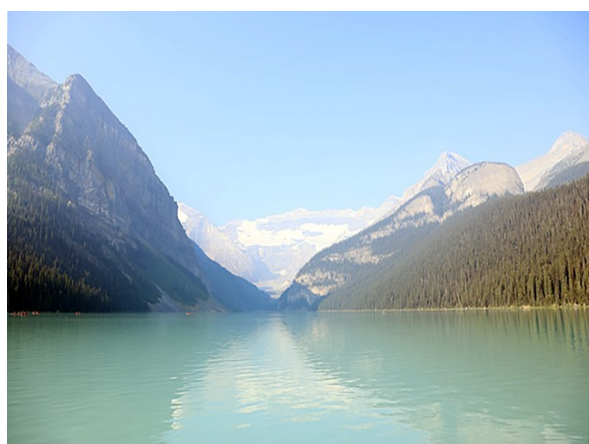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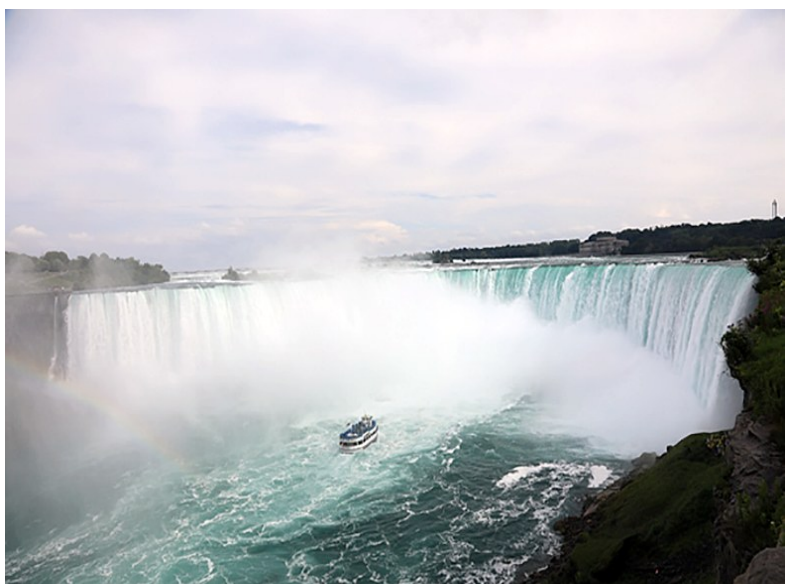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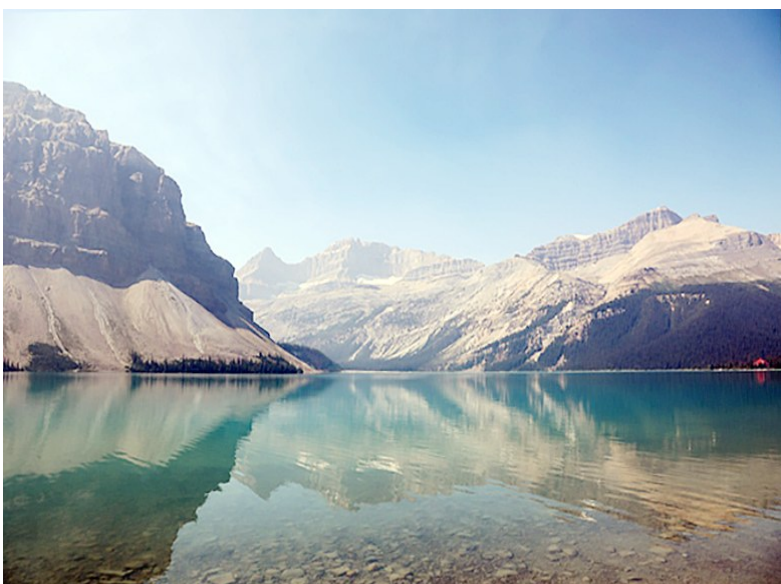
在孩子时就好好好地做一个孩子，我想应该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吧。

（澄合矿业）

小桔灯

# 梅方义摄影作品——影像加拿大

## 光影故事



清晨六点半下楼去上班，推开单元楼的大门，一股凉气迎面而来，惊起满嘴的鸡皮疙瘩。我知道，中秋节快到了。

秋日的朝阳，特别的清亮，刺目而不激烈，照耀得空气无比透明，让人心神巨爽，这是一年最好的季节了。

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城市里的居民都在享受秋凉的到来，超市门口，早点摊位上，挤满了早起的人们，忙碌起一天的生活。我跻身其间，心情愉快地看着这平静美好的生活，脚步愈发轻快。

秋天来了，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城市里，除了凉风送爽，还有充盈满街的应季瓜果带来的一股甜香。这种景象，总能勾起人们对田野山间的向往，毕竟在远离城市的乡村，才是秋天本来的模样。

我想我的家乡了，那个坐落在这座城市的北方的大山里，有一个小镇，那是我出生的地方，我成长于斯，立业于斯，那里的土地埋葬着我的亲人！所以即便今日我安家在这座城市里，我依然觉得我的根留在了那

个小镇，剪不断，理还乱，一扯就心肝俱痛。

家乡的秋天，味道更浓，晨起时在树叶草里都是晶莹剔透的露珠，间或有点薄雾，飘散在田间小道上，诱人深入到田野林间。总在不经意间抬头，就看见挂满枝头的果实，红的苹果，黄色的梨，更多的是漫山漫洼的酸枣和山楂，绚烂的色彩，最好的画家也描绘不出它的妙处。在这丰收的图画里，我总是一副欢快贪婪的模样，挎着小篮，手忙脚乱地采收着秋天赐予我的果实，身边也总是陪伴着如今梦里才能得见的亲人和伙伴。现在回想，当日的秋何止是秋，竟是每每分分对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和情感的一种收割和储存，存在我的心间，留存在今日让我能随时翻出，用以慰藉一个漂泊在城市里却又不愿完全融入其中生活的孩子的乡愁。

秋季的节日，唯有中秋节，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无比重要的节日。在北方，中秋节是划分秋和冬的时间节点。中秋节过后，人们

# 冷露无声

迂蓬

就要准备度过冬季的一切了，秋收的繁忙由收获转为储藏。中秋节就是提醒人们准备迎接寒冬的一个存在，也是对秋收喜悦的一个盛大总结，不论大人孩子，过中秋节，都是一件郑重其事的事情。当然，孩子们不会像大人那样还要考虑各种人情世故，在孩子们的眼里，看到的是丰盛的果实和各式各样的月饼。我不喜欢吃月饼，原因是幼时物质缺乏，能吃到的月饼只有县城副食店里出售的那种硬到能砸死人的传统月饼，馅料永远是五仁加孩子们都厌烦的青红丝。月饼，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节日必须的一个符号，我更喜欢的是中秋节里一家人能快快乐乐

地休闲一番，父亲母亲脸上暂时没有了对生活的愁苦，一家人费力咬着蹦牙的月饼开心地调笑。

更快乐的是，偶尔中秋是在周末，我和弟妹能去爷爷奶奶家。在爷爷的小院里，炕头上，如猴子上了花果山一般，疯狂到了极致的一天，那种在亲情抚慰下的放纵，当时只是快乐，单纯的快乐，并不如今日回想起感觉如此珍惜，珍惜到不敢多回忆，痛悔时间怎么没有定格在那个时候，如果时间能回去哪怕一分一秒，我都会停下疯狂的笑闹，让眼睛多看爷爷奶奶的面庞，用手多挽一会他们的手臂，让他们的体温多暖和我一会，让这种美好能在我身体里多存留一些，可以在多年后依然给我暖意。

时光的流逝，对于中年人，是越来越快了。秋年年都会来，中秋节年年也会过，只是一年一年，身边的人和事都在发生变化。一路上遇到的人，有新结识的，也有走散的，更多的是再也看不见了。每走散一个人，

失去一个人，我的心里也就如抽丝般流逝一些情愫，越成越空旷。我也像一个秋天的果实，慢慢成熟，散发芳香，但也将被采摘，被消化，归于尘土。

现在，想起了少年时，不知是哪个中秋节的夜里，读到唐代王建诗人的一首《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诗中这样写道：

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

当时心里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也就是那么一闪念，自己也笑自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聊发无谓的愁绪。岂不知，虽然当日没有经历过多的生离死别，受传统文化的浸淫，内心里已经隐隐埋下了过多的愁绪，以至于被这首诗激发出丝丝感慨。今天，又是秋日，又快到中秋节了，想起了多年前的情愫，念起一路走来的经历，站在这秋日的清晨，竟然把朝阳想做中秋的月光，脸颊上突然有点湿润，难道是无声的冷露，悄无声息地漫漫。（建设集团）

岁月悠长